

当年拼却
醉颜红

DangNian PinQue
ZuiYanHong

归不得◎著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一生情，一世爱，
女儿身，男儿命。

当年的水袖翩飞、胡琴声杳。
如花美眷禁不住的似水流年，
而今只伴着萧索的节拍，
留一个凄怆的剪影。

当年拼却
醉颜红

DangNian PinQue
ZuiYanHong

归不得
著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年拚却醉颜红 / 归不得著. —北京: 中国妇女出版社,
2009. 1

ISBN 978 - 7 - 80203 - 584 - 3

I. 当… II. 归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0970 号

当年拚却醉颜红

著 者: 归不得

策划编辑: 丁媛媛

责任编辑: 丁媛媛

装帧设计: 刘钰婷

出 版: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: 100010

电 话: (010) 65133160 (发行部) 65133161 (邮购)

网 址: 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开 本: 150 × 230 1/16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15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03 - 584 - 3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(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发行部联系)

DangNian PinQue
ZuiYanHong

当年拼却
醉颜红

CONTENTS
目录

- 001 · 引子
- 002 · 第一章
奴本是闺中女红颜绿鬓
- 021 · 第二章
坐春闺只觉得光阴似箭
- 038 · 第三章
劝君王饮酒听虞歌
- 069 · 第四章
旧鬼新魂索命在明朝
- 096 · 第五章
赏春香还是旧罗裙
- 137 · 第六章
整归鞭行不尽天山万里
- 174 · 第七章
和五音调六律试谱新声
- 194 · 第八章
但愿四海狼烟尽
- 222 · 第九章
黄连苦胆味难分
- 245 · 尾声

引子

胡琴声一起，本来是尖越萧索的背景，无端的紧锣密鼓就跟着来了，“锵、锵、咚——”就如同一场哭泣，是由不得独自伤悲的。街头见着落难人，总有看客在议论纷纷，或是陪着一洒同情之泪，末了都还是走散，各回各家，只落得苦家自己伤痛，枉叹命薄。

这人呐，谁不是身似孤舟，心如落叶？谁也不能代谁痛，就像一场戏，生是生，旦是旦，各司其职！

这不，大红的幕布慢慢地拉开了，角儿还没上，只在门帘后好整以暇地就着小紫砂壶漱口润嗓子。角儿就是角儿，不能急，得吊，吊观众的胃口。

照例是“急急风”一通地催，催得紧了，就有观众的口哨声尖尖地穿过锣鼓点儿。北平人看戏，要的就是这个劲儿。戏唱得都是那几出，重要的是懂得叫好儿，在该叫的时候叫，不该叫的时候就得闭着眼摇头晃脑。还得懂得起哄，激得角儿卖力气，这一场戏，台上台下就着西皮流水各出各的彩儿，各讨各的生活。

“苦啊——”

角儿人还没登场，须先试一嗓子，这一声得盖过锣鼓家伙，压得住全场的鼎沸人声。果然，全场轰然叫好。

“好——”

帘子一动，彩声又起，角儿这才出场，要的就是这个碰头彩、挑帘红。

人生的正剧这才要上演——

第一章

奴本是闺中女红颜绿鬓

大幕一合，半场休息，戏楼的大灯照亮全场，有上茅厕的，有寻人的，有买零嘴儿的，有扔手巾把儿的，这时就更乱了。

属于小红的戏这才开演。

“卖烟卷儿——啦！”她清脆的童音就在戏园子里回响，楼上包厢里就有人垂下小篮儿，里面放着几个大子儿，有时会多放一两个，全当是赏钱、小费。小红也便知趣地鞠个躬，取出烟卷放上去。

“这小丫头片子是谁家的孩子，好干净的嗓子！”有人私下里小声问。

“嗨，她呀，常家二丫头呗。她爹常宝贵，早年间那也是长庆楼响当当的武生啊，谁知怎么地把嗓子唱劈了，这不，在台上跑龙套呢。”

“此言差矣，那哪儿是唱劈的呀，那是让人打的，没看见穿的靴子一个底儿薄，一个底儿厚嘛——腿都让人打断了。”边上的人嘴一撇，哼了一声。

“哎哟！这位爷，失敬失敬，还是您的掌故多呀！敢问这是让谁给打的？为什么呢？”

“这个——你还是别问了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”

“哎——您不会是也不知道吧，跟这儿说着玩儿呢吧？”

“切！实话告你说吧，赵三爷你知道吧，那年——说话是三年前

了，民国十七年，赵三爷的三姨太来长庆楼捧角儿，可巧那场是《挑滑车》。常宝贵那时年轻呀，扮相也俊，绿靠一扎，满身的细甲软鳞，一场戏下来啊，那银元、铜子儿都不算什么，单说那玛瑙玉器儿，大姑娘小媳妇们从手指头上抹下来就直往他身上扔呀！”

“敢情，那时的事儿我知道，我要不是手快按着，我媳妇差点把我们家钥匙扔给常宝贵。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，这不，赵家三姨太不是也痴迷了吗。这人呐，要说入了魔怔那是天王老子也拦不住。三姨太哭着喊着要常宝贵去给她家唱堂会，就点了《挑滑车》。常宝贵一想，既然来了，挑吧！他哪知道人家三姨太不为看戏单为看人，私下里和琴师、龙套都说好了，这一挑不要紧，生生地挑了九九八十一个滑车。”

“这戏里没那么多呀，怎么挑了那么多？”

“是啊，这不成笑话了吗，我估摸着当时台上的高宠一边儿挑滑车，一边儿心里也犯嘀咕：不对呀，今儿这滑车邪性，怎么多出来了？难不成大金国增兵了？哈哈，这一通挑的，把那常宝贵给累得满头大汗，手酸腿软，一气之下他把琴师手里的胡琴给挑到天上去了，锣鼓家伙事儿这才停了，要不指不定挑多少呢！”

“新鲜，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挑那么多滑车的。”

“呵呵，当时这常宝贵什么前扑跌、后僵尸也不摔了，拄着长枪在台上那份儿喘呐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这可把三姨太给乐坏了，笑得是前仰后合，非得拉常宝贵去她房里喝杯酒压压惊。这一压惊不要紧，把惊给压出来了，赶巧了，赵三爷回府了。”

“唉哟——您瞧这寸劲儿！”

“据说这赵三爷一推三姨太的门，俩人儿正搂着亲嘴呢，整个一出《天仙配》嘛！你想赵三爷是什么人？当时一顶门棍就打腿上了，那个惨呐！”

“照说不会吧，这常宝贵也是有家室的人，都有俩孩子了，怎么这么不稳重？”

“我跟你说吧，其实呢也没有这出《天仙配》——那是糊弄外人的。也怪这三姨太寻死觅活非要和常宝贵喝杯合卺酒，赶上这常宝贵

胆儿也小，想跑，免不了这一拉一扯就让赵三爷看见了。唉，怨他命苦，多好的武生，生给打成跑龙套的了，找谁说理去呢！”

“真是，要说这唱戏的，也难，十年学艺，好不容易熬成了角儿。末了，一顿棍棒打回原形。”

“得，别说了，开演了，看见没，现在翻跟斗这个就是常宝贵。唉哟！他怎么翻到台下来了？坏了！摔下来了！”

民国二十年的这个冬天，常小红觉得特别的冷。

她爹的薄皮棺材上顷刻间便落了一层雪。一层泥一层雪，再苦、再不舍的人入了土也就为安了。她家里没有一个男丁，多亏街坊邻里帮衬着才下了葬。

一个人就这样没了，如同一场帝王将相的戏，大幕拉开，每个人一生都很短——短的只不过是观众边嗑瓜子儿边唠叨的一个传奇，传奇结束了，而一地的瓜子壳还得有人打扫。

一地狼藉，谁来收拾？

死者已逝，这活人还得活，无论多难。

姐姐常小玉已经哭得一点儿力气也没了，给娘煎药的事就交给了小红。从小红记事起，这家里的药味就没断过，娘的咳嗽终年不断，碰着个刮风下雨天连床也下不了。

小红一边煎药，一边眼泪也没停。眼瞧着家徒四壁，往后这吃什么呢？

姐姐每天出去纳鞋底儿，自己在戏园子里卖烟卷儿，拿回家的这些仁瓜俩枣根本不够养活一家人的。吃饭都成问题，更别说吃药了。爹没了，这家里的大梁就倒了。

小红就在这一天长大了，唉——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

“小红——你见着我过年穿的那件棉袄了吗？”小玉翻着仅存的一个薄木箱子里的破衣烂衫。

小红刚卖烟卷回家，呵着手，跺着脚跑进屋，奇怪地望着小玉：“姐，你找什么呢？”

“我过年那件棉袄放哪儿了？”

“不在那儿，别翻了。不是在娘褥子底下呢吗？你找它做什么？”

“你别管。”小玉走到娘床前，看着娘熟睡的样子，又轻轻退回来，从炕席底下摸出一张裕褡，拓上鞋楦子剪起来。

小红揭开米缸盖，准备做饭，才发现米缸早已见底，她讪讪地回头：“姐，你这是给谁做鞋呀？”

“给我。”小玉头也没抬，已经在一针一线地绷鞋面了。

“姐，家里都没吃的了。”小红凑到小玉身边，轻声说。

“我知道，锅台上那个碗里有个芥菜疙瘩，你去胡同口李二哥那儿赊张大饼，跟他说赶明儿我给他送钱。”

“娘的药也没了，姐。”

小玉一失手，针扎了中指，她连忙含到嘴里：“小红，没事儿，我都知道了，过两天就好了，啊，你先去买大饼，回来先吃，我知道你饿了。”

小红看见姐姐一直不肯抬头，只有泪珠儿扑扑落落地掉到鞋面子上。她知趣地出了门。

买完大饼回来，小红没进家门，蹑手蹑脚地爬到窗户上，透过残破的窗户纸看进去，姐姐坐在炕上背对着她，双手捂着脸，压抑着哭声，后背一耸一耸。小红慢慢蹲下，热乎乎的大饼就在冷风里渐渐凉了。

小玉服侍娘吃过了药，取了手绢沾了沾娘的嘴角：“娘，要不我出去卖吧！”她轻轻地说，声音小得像是一股子薄烟，还没成形就被风吹散了。

然而小玉娘却听得真切，只是咳，咳得掏心掏肺的。小玉扶她坐起来，她垂着头，喉咙深处发出嘶嘶的声响。小玉轻轻地拍着娘的后背，长年卧床，她的后背像一块平整的面板。

“柜……柜子里还有你爸的戏……戏衣呢，你拿到戏衣庄，卖……卖了吧。”小玉娘手放到膝盖上，只是手指抖抖地指着墙角的柜子。

小玉的眼泪涌出来，她伸手胡乱抹掉，那柜子里的戏衣早就卖完

了，换成了药，换成了吃食，换成了这一天不如一天的光景。

“嗯……”小玉含泪答应着，“那我出去了，妈你一人在家行吗？”

小玉娘合着眼，嘴里吐出一些不真切的词句。

小玉推门出去，眼泪这才落下来，用衣袖擦去，只看到衣袖破处落出焦黄的棉絮。她伸出手指将棉絮捅进去，破洞如同一只饥饿的眼睛，盯着她，一直盯着她。

邻居有看见的，随口问了声：“小玉啊，这是去哪儿啊？”

小玉猛地站住，沿着长长的胡同看出去，大街上只有一滩肮脏的残雪，是啊，这是去哪儿啊？

她并没答话，回转身进了自家院子，推开门，扑倒在娘的床前。

“娘啊——你还是让我出去卖吧！”小玉将头埋在床上的背子里，啼哭声如同京胡里的一个过门儿，一遍又一遍，都是悲凄凄昏惨惨的唱腔。

第二天一早，小红惊奇地发现姐姐穿着过年的棉袄，灯芯绒面的新鞋，禁不住问：“姐，你穿这么新鲜干什么？这棉袄不是还留着明年我过年穿呢吗？”

“甭管，你快去吧。”小玉心中有事却面无表情。

小红刚走出院门，小玉追出来：“小红，今儿中午别回来吃了，卖了烟卷的钱先买俩烧饼垫吧着，等晚上姐给你做炸酱面。”

“哎——”小红刚跑了几步，又站住，“姐，我不想吃炸酱面，钱还是留着给娘买药吧。”

小玉低着头站在大门口，家里一点吃食儿也没了，不得已她做起了下三滥的行业——暗门子。

第一次豁出自己，心却是慌慌地跳，低头立在门边，不敢看来来往往的人，只盯着自己的脚尖。偶尔有路过搭讪的，只羞得满面通红，自顾自跑进家关起门来哭。

唉，万事开头难！

日头西斜，余晖穿过院门映得小玉脸上斑斑驳驳。寒风卷着枯叶在墙角打着旋儿，小玉伸出袖着的手，擦着通红的耳朵，这一天，过得太慢，她还没吃食下肚呢。

一名路人拎着包点心慢慢踱过来，皮帽子两翅儿没系带，在头顶上摇摇摆摆，活脱一个呱嗒嘴儿的兔儿爷，嘴里还哼着淫词艳曲：

“十八的大姐一枝花……”

他的目光掠过倚着门的小玉，小玉慌着低了头，眼神躲闪。

这位兔儿爷好奇地打量了一下小玉，心里头有点吃不准——姿态像卖的，表情却又像是正经人家。他既想凑上去搭讪，又怕冲撞了良家女子，犹豫之间，脚下却没停，看看就要走过去了。

“哎，这位爷，屋里有炉子，不如暖暖和再走。”小玉开口，下嘴唇一排细细的牙印。

这兔儿爷慢慢回转身，脸上洋溢着嬉笑的神色：

“好人家呀歹人家，

不该斜插海棠花，

扭扭捏多俊雅，

风流就在这海棠花。”

他学着《游龙戏凤》里正德皇帝的举止，望空先甩甩袖子，三挥一卷，帽子上两翅儿颤巍巍地伸到小玉面前。

小玉却远没有李凤姐的风骚，只缩作一团，躲却没处躲，躲得过目前的调戏，总躲不过内里的饥饿，外面的寒怆。

“来来来我与你插、插、插上这海棠花。”

这兔儿爷姿态作足，才伸出二指轻轻托起小玉的下巴。

小玉斜眼望着地下，粉面羞得通红。

看着小玉娇好的面容，这兔儿爷不禁心神一荡，搂着小玉便往屋里拉，嘴里不忘唱着：

“就在这店中寻一梦，游龙落在凤巢中。”

炕上破被子盖不住小玉的身体，炕下一个陌生的男人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往身上套衣裳。他俯身穿棉裤时险些摔倒，单腿在地上蹦跶

了两下才勉强站定。

穿完了，他摸着尖尖的头顶，四下里找自己的帽子，及至看到小玉枕边：“哎，把我的帽子扔过来。”

小玉两眼望天，裹在破被子里茫然不为所动。

他便自己爬上炕，把帽子抓过来，随意扣到头上。

兔儿爷从兜里掏出两枚银元，在手上一掂，银元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。他把银元递给小玉。

小玉没接，眼神空洞。

兔儿爷有些失措，伸在空中的手，收不是，不收也不是。半晌儿，他叹口气，把银元放到炕桌上，摆摆正，提上点心包，掀开门帘走了。

院里传来他凄凉的唱腔：

“一轮明月照窗前，

愁人心中似箭穿。

我好比哀哀长空雁，

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，

我好比鱼儿吞了钩线，

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。

想来想去我的肝肠断，

今夜晚怎能挨到明天！”

小玉闭目，泪水纵横而下。

唱词戛然而断，门帘一动，兔儿爷又伸进半个胳膊，把点心包往炕上一扔，大踏步地出了堂屋。院门一响，足音渐渐远去。

屋里这才传出小玉号啕大哭的声音，邻家墙头上养着的鸽子受惊而起。

北平的天空深邃广阔，鸽哨儿“呜呜”作响。成群的白鸽飞过，画着各自的弧线。

经见的多了，小玉也慢慢地懂得在手指甲盖儿上涂上凤仙花的汁儿，脸上匀上胭脂——匀多点儿看不出苍白，嘴唇就着门上大红纸的

对子蹭一下，衣领口故意留两个扣子不扣，露出青葱似的一截皮肉——做的就是皮肉生意。

活呗，还能怎么着？有饭吃，娘的药不断顿儿，就行了，死不了就行。

“小红，来——过来。”卖大饼的李二哥在招手叫她。

“什么事儿呀，二哥？”小红低着头不情愿地走到摊子前。

“来，喝碗热汤。这天冷的，还去车站卖烟卷吗？”李二哥支支吾吾。小红知道他对姐有意思，可是，现在的姐不是以前的小玉了，回不去了，娘和小红都知道，但都藏着掖着，谁也不说。不说出来，就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
“你姐还在家纳鞋底儿吗？”终于问出来了，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闲言碎语。

小红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也没喝汤，转身走了。

晚上小红回来，一家三口在灯下吃饭。小玉突然说：“今儿下午李二哥来了，没带钱，咱家得吃半个月大饼了，呵呵！”

娘和小红没接茬儿。

吃过饭，小玉去洗碗，洗着洗着，水声停了，却传来小玉哽咽的哭声。

几个月后，姐妹二人再也听不到娘的咳嗽声了，常宝贵的坟边又添了座新坟。

长庆楼，日场散了，小红挎着烟卷盒子，手里拿着一包老刀牌香烟往班主手里塞：“贾班主，我从小就在这儿听戏，您又不是不知道。您收下我吧，我跟我爹学了几年戏的，跑个龙套能行，包银什么的您给上一半儿就行。我就是想学戏。”

贾班主接过小红手里的烟，又给她放回烟卷盒子里：“二丫头呀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打从乾隆爷年间徽班进京，快二百年了，就没听

说过女人登台唱戏的。”

“贾班主、贾老板，我就是跑龙套，油彩一上什么也分不出来呀！再说了，台上有女人唱戏，万一大伙还爱瞧个新鲜呢？您就让我试试。”小红不依不饶。

贾班主站定：“二丫头呀，不是我不依你。一，你是女孩子，梨园的规矩不能破；再一个，你又不是科班出身，连个保人都没有。我这长庆楼在南城也是数一数二的戏园子，噢，谁想上谁上，那不乱套了吗！我这还有三个大子儿，你拿着买个冰糖葫芦吃去吧。”

小红咬着下唇，摇摇头，脚一跺，回身走了。

贾班主叹口气：“唉，世道呀！怎么把人生生给逼成这样了！”

后半晌小红回了家，听着姐姐那屋有人声，便又退出院门，站在大门口来来回回地走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拉洋车的边系扣子边走出来，待他走远小红才进家。

“小红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”小玉跪在炕上开窗户放味，屋里满是一股呛人的臭脚丫子味。

小红没回答，打开木箱子翻出一件旧棉袄来，对着镜子往身上套。

“这是爹的棉袄，你冷吗？回头我给你改改再穿，这么套身上不晃荡嘛。”小玉在她身后就着镜子拢了拢头发。

“姐，我想把辫子剪了。”小红把油黑的大辫子从脑后拉到胸前，轻轻地摩擦。

小玉停止手上的动作，对着镜子里的小红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啊，这辫子好好的碍你什么事了？”

这天一早，小红从屋里背着烟卷盒出来，穿了个青黑的旧棉袄，辫子已经没了，头发剪成了男孩儿常留的盖儿头，出院门时与一个高个子男人擦肩而过。

那男人进了屋，粗声粗气地问：“哎，刚出去那么点儿的孩子就

找你呀？”

小玉的声音传来：“去你妈的！那是我弟，学戏去了。”

小红从胡同口出来，不习惯地摸着剃青的后脖梗子，怕人看见似的低头疾行。

李二哥正在和面，抬起头不经意地扫了一眼经过的小红。好一会儿，看着小红走远的背影他一拍脑门，脑门上随即沾了一些面粉：“唉哟！那不是常小红吗！怎么捋饬成那样了！”

小红挎着烟卷盒子进了祥合茶楼。

自打清军入关，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的汉人，在三天内迁往南城，将内城划为八旗驻地。为了防止进入京城的八旗官兵被汉人同化，多尔衮又代顺治爷下令：禁止八旗官兵狎妓饮酒，禁止内城开设戏馆，禁止八旗官兵进入戏园看戏。把所有唱戏的、说荤相声的、变戏法儿的、卖大力丸的诸如此类文艺界的汉人全给赶到南城来了。以天桥为界，以北驻防八旗子弟，以南多是这些下九流的汉人，还严格规定八旗子弟不得越界来天桥以南游乐。不过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还是有胆大的满人换了汉装来南城听戏、逛窑子。慢慢地，这南城就成了娱乐业集中的地区，一直到民国，要说听戏，那还得说是南城。

而这祥合茶楼正是南城戏迷票友们的聚集的场所，也有名角儿去早市上遛完鸟儿来这儿喝茶的，左右上午没场子，正好来这儿歇着交流。戏迷们交流唱腔唱法，角儿们呢，来这儿就交流养鸟的经验。

小红来祥合茶楼，可不光是卖烟卷，她真的想学戏，挣个出身，什么时候也上广和楼、长庆楼，踏踏台毯。除了唱戏，她还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

穷人家的孩子，能指望什么呢？为的是将来不当婊子，才想着现在挣巴着能当个戏子。

小红在祥合茶楼转了两圈，就卖了两盒烟。她来早了，真正的角儿们还没来呢。小红只好找个柱子靠着，四下里打量。

一群票友用筷子敲着锣鼓点儿，咿咿呀呀地唱。

“昨儿个许掌柜老母亲七十大寿办堂会，请的是段老板，谁知人手不够，非得让我上去给应工，累得我。”戏迷票友凑一块，就爱吹个牛，起个哄。

“哎呀！您还会唱戏呢，新鲜！”有不服气的。

“什么话！在座的谁不知道我是正宗谭派。”

“那你说说昨儿晚上都唱哪几出了？”

“《洪羊洞》、《捉放曹》和《碰碑》。”

“戏码倒对，可昨天我在场呀，怎么没瞅见您呢？”

“彩唱嘛，一勾脸儿，看不出来也是常有的。”这位声音明显小了。

“哦，那昨天您到底演的是哪三位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什么呀，大声点儿，没听清！”

“第一出我演的虎形；第二出我扮吕伯奢家挨宰的猪；最后一出我扮的是苏武——放牧的那只老羊。”

“哈哈……这么个正宗谭派呀！”

小红也忍俊不禁，一笑，手背自然不自然地想捂嘴，突然想起自己是男孩儿的打扮，便把手又放下了。

一个留着马子盖儿头的小男孩儿来到小红面前：“一包双妹，一盒洋火儿。”

小红接过铜板，给他拿了烟，看着他走到窗口，把烟递给一个穿长衫梳着分头的人。小红眼睛一亮，这不是名旦乔芙蓉嘛。她立起身，不敢就上前，绕了个圈子爬在他身边的窗口，假装往外看。

这乔芙蓉翘着兰花指，取出个玻璃鼻烟壶，轻轻地磕出点烟沫子在左手大拇指上，放在鼻子下狠命一吸，闭了眼慢慢享受着。

对面坐着位霸气十足的爷们儿，剃着光头，端着身架，一望便知是位唱花脸的角儿。那买烟的小男孩儿趴在桌子上，无所事事地瞅着两个鸟笼子里的百灵。

好半天，乔芙蓉才算缓过神来，冲着对面的花脸歉意一笑，眼角

眉梢无意地带出些许媚气：“丁老板，要不您也来一口，提神醒脑。”

那被称作丁老板的，爽朗一笑：“乔老板，我不爱那个，我看倒是您的这雀儿得吸点烟了，看它，耷拉着脑袋——跟那玩意儿似的，哈哈。”

“啐！”乔芙蓉面色一红，仿佛无形中涂了层胭脂，“瞧你这张嘴，口口不离下三路，招得让人撕了！”

“哈哈，”丁老板不以为意，“说真格儿的，乔老板，您的戏我没的说，只有挑大拇指的份儿，可要说这养鸟儿，您可就差点儿了。”

“丁老板，”乔芙蓉手托香腮，斜着眼瞅着自己的鸟，脸上一丝爱怜神色，“也怪我，昨儿个我想让我这百灵学个猫叫，就把间壁儿那只大黄猫给借来了。谁想到这猫一来就伸爪子抓我家小灰，看把它吓得满笼子扑腾。这不，猫叫没学会，自己反倒蔫儿巴了。”

“唉哟！这不完了吗！我说乔老板呀，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，这鸟哪能跟猫搁一块呀，天敌啊这是！可怜见的，您这鸟是完了，彻彻底底地完了，叫吓破胆了，您快处理了吧，这鸟一生都不会叫了。”

“我说呢，不吃不喝，也不叫，以为它和人似的会倒呛了，敢情是吓的。”乔芙蓉淡淡地说。

丁老板立起身，一抱拳：“乔老板，我这儿有事先行一步，您歇着，台上见。”

乔芙蓉点点头：“您慢走，回头我再弄个百灵养着，您也给留意着点儿。”

“得令——”丁老板提着自己的鸟笼子，急匆匆地转身而去。

乔芙蓉点了一枝烟，猛吸两口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妈的！丁鹏举，你不就是怕我的百灵传染了你的吗？我还不信了，这四九城就没有比你的还好的百灵了，你等着！”

他把烟狠狠地在桌面上捻灭，对着马子盖儿头的小孩儿说：“连成，提上笼子走，跟爹上陶然亭鸟市去，再买一只。”

小红一进胡同口，就看见自家院门口拴了只骆驼。这在当时的北